



# 淺談明心見性

蔡惠明

## 建立對心性的認識

建立對心性的認識，是學佛的一個重要關鍵。什麼是心性？這個問題歷來在思想界中紛爭不已。一般哲學家、心理學家用歸納、演繹、內省、觀察等方法探討，結果，也僅研究到「心」為止，而且沒有把「心」全部認清，因為他們的研究只是不出第六意識的「肉團心」的範疇，對於「性」的問題根本就未觸及，左推右敲，得不出正確的結論，只好讓它成爲「懸案」了。

心性本來不二，但有真妄、動靜、昏明的不同。性就是本性，又稱空性、自性、真心、眞如、實相、本來面目等，不妨以「水」爲喻。心就是心念，又稱妄心、幻心，包括各種感受、印象、思維、認識等現象，它譬如「波」。就其體言，水波同是濕性，本來不異，但就其相與用來說，那末波是動相，水是靜相，波動則水混，水清則月現，水波又是不一。可見自性是一切起心動念的源泉。在波濤掀動不息的情況下，是無法見到靜止時水的相貌的。如能依教修行，止妄顯眞，就能明悟這心性的本來面目，在佛法上就叫明心見性——明悟自心，徹見本性。

自性是體大，相大、用大。既無生滅，也不增減，恆常不變，廣大圓滿，這是體大。具足種種慈悲、智慧、安樂、清淨，這是相大。能發生世間和出世間善因果，起種種妙用，這是用大。要證到此「性」，就需用止觀、參禪、修密、念佛等功夫，經過一番「停心」的實踐。這「停心」功夫雖說很簡單，但親證却不容易。一是因我們多生以來，煩惱習氣積得太深，因此「華嚴經」說：「若此惡業有體相者，盡虛空界不能容受」。二是因所要停的固然是心，而能停的也還是心，「能」與「所」都不出「心」的範疇，所以輕不得重不得。禪家不肯直說，離文字相，且必教離心、意、識而自參自悟。佛法中修證明心見性，有漸、頓、權、實等各種方法，只要依教修行，持之以恆，就能圓證心性，成就佛道。

佛教認爲，心和物是不可分割的二面，是一體圓觀、圓融無礙的。心因物而有，物因心而顯。譬如看電視，屏幕的影像連綿不斷，心因物而有，這是存在決定意識。但「心不在焉就視而不見」，學佛到轉識成智時，也能心不繫屬，不受客觀的反映，這是物因心顯，心有其主觀能動性的積極作用，意識也就有決定存

在的意義。所謂「卽心之處物在其中，卽物之處心在其中」，心外無物，物外無心，心物是不二的。

心、物和性的關係也是不二的，因爲心和物都是在自性上所引起的現象。心和物是有爲法，是相對的真理。性是無爲法，是絕對的真理。但相對與絕對並非二個東西，是對立的統一。離開相對就沒有絕對，絕對卽在相對中去認識。反過來說，離開絕對也沒有相對，相對的當體便是絕對，所以「心經」云：「色卽是空，空卽是色」，卽是性和物的不二。「心經」接着又說：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亦復如是，」卽心和性不二。再與上面引用水波的譬喻對照，就可對心性問題有個概念的瞭解。

### 明心見性的意義

釋迦世尊教導我們：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」。就是說，一切衆生本具如來藏性，它是不生不滅、不垢不淨、不來不去、無相靈敏的萬能體，它不屬迷悟，體絕凡聖。只因衆生不覺，無有經驗，不知妙體本明，而生一念認明，以本有的妙覺智光，幻爲無明所明，將無爲一體的覺明，成能所雙立，卽「楞嚴經」所謂：「性覺必明，妄爲明覺。」由此無明，迷本圓明，將本有無相的真如轉爲阿賴耶識。於是靈明真空變爲頑空，更於頑空中，無明妄動，凝結爲四大妄色。就是「楞嚴經」所謂「迷妄有虛空，依空立世界。」由於地、水、風、火四大妄色，使本有的智光轉爲妄見，妄見既久，更博取四大少分爲我，卽無明裏定八識潛入身根。四大本是無知，因妄見執受而有知。真心無量，被無明封固，潛入四大以爲心，卽所謂色雜妄想，想相爲身。因此「楞嚴經」說：「想證成國土，知覺乃衆生」。又說：「心生則種種法生，法生則種種心生。」種子起現行，現行又熏種子。這樣由因成果，果復感因。因因果果，果果因因，周而復始，循環不已。這就是衆生從無生死中，枉受生死輪迴之苦的原由。明心就是了得身心世界本空。於本空處，並非木石般的不知不覺，而是虛明了了。雖了了虛明，而寂然不動，一念不生。這是什麼，當此自

體豁然顯露時一把擒來，卽謂之親證本來面目，也就是謂之「見性」。

所謂見性，並非用眼睛看見什麼東西，而是心地法眼，親切深徹體會與神領。經云：「見見之時，見非是見。」所以明心見性的意義在於打破妄知妄見，狂心息處，徹見眞性。

這裏敘述一段公案：二祖神光見初祖達摩時曾說：「學人心中不安，乞師安心。」達摩大師答道：「將心來，與汝安。」二祖語塞，很久才說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初祖順水推舟說：「與汝安心竟。」二祖言下大悟。此卽於「覓心了不可得」下（前念斷，後念未起時）而徹見這不落斷滅（當時念雖斷，但非如木石無知），了了靈知的妙性。這則公案的妙處也在於心是集起虛妄的，並無眞實來處，一經進問，便化爲烏有。但念雖息空而能（卽性）不滅。會者於此際回光返照，明心見性。

明心見性的重要意義還在於明白心的妙用，是以性體而起，從用見體，從流得源。過去導見王問婆羅提尊者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尊者答道：「見性是佛！」王問：「師見性否？」尊者說：「我見佛性！」王又問：「性在何處？」尊者答：「性在作用。」王接着問：「是何作用？我今不見。」答言：「昭昭作用，王自不見！」王再問：「於我有否？」尊者道：「王若作用，無有不是；王若不用，體亦難見。」王問：「若當用時，幾處出現？」尊者說：「若出現時，當有其八：在胎曰身，處世曰人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辨香，在舌談論，在手執捏，在足運奔。徧現俱該法界，收攝在一微塵，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者喚作精魂！」王當下開悟。因此性固不無，但不可以耳聞，不可以目觀，不可以智知，不可以識識，但可以慧照，可以妙觀，可以領悟，可以神會。「金剛經」中須菩提在聞佛說法後，當下契會，應機緣起，「如是悟會，悟會如是」，就是這一境地。

明心見性又在於明心本無，見性本有。卽心卽性，卽性卽性。「楞嚴經」說：「性色真空，性空眞色。」性體是眞空，無有形相。無相的眞空方是性體。一切有相的色，都是妄色。妄色無

體，猶如鏡花水月了不可得，但妄想而已。真覺禪師說：「心雖似有體用理事之分，但考其實際，則非一非異。」從事相來說，妙用隨緣，應顯萬類，似有形象，而妙體不動，絕諸對待，離一切相，故非一。但用從體發，用不離體，體不離用。從此不相離背來說，故非異。經云：「一切事相，皆性之顯現。」事相雖各有不同，但其性則一，所以說，「無不從此法界流，無不歸還此法界。」

明心見性要明心性無住，一物不立，歸無所得。心性本自空靈無住，方成妙用。一有所重，便成窠穴。心性本來無有一物，說空說有，說迷說妄，都是相對立說，其實皆屬戲論。所謂但有言論，均無實義。如徹悟心源，明見真性，迷妄既然沒有，悟真也就不立。不立亦不立，了無一法可得。所以說：「人我空非真空，須法我空，更復空空，方能到家穩坐。」也就是古人所謂：「無所成、無所得、無所修、無所證。方真成、真得、真證也。」如果認為自己有法可得，有道可成，恰恰墮在聖位法執裏，小則生死不了——縱或得了分段生死，絕不能了變易生死，因為法執就是變易生死的故障，大則發狂，後果不堪設想。

### 介紹明心見性的幾種修法

禪宗，是教外別傳，不立文字，直指人心。譬如欲進入室所，只一道門，一門深入。我國唐代禪宗人才輩出，門風高峻，成爲中國佛教興盛的中流砥柱。惜近世師資缺乏，禪者死煞話頭——「念佛是誰？」參話頭成爲念話頭。怎能證得本地風光？太虛大師說：「現在禪宗兒孫，都是法卷傳法，而不是明心見性的傳法，所謂臨濟宗幾世孫，皆一張空紙而已，何曾悟心來？」確是感慨之言。

其實禪宗古來本不須參什麼話頭，只就來機問處下搭，去其往著，於妄心不行處，逼令回光返照，徹見本來。因爲禪是正眼法藏，涅槃妙心，係圓頓法門，屬悟不屬修。古來大德，均於言下得智，向前薦機，見性成道，沒有一個是參話頭積久開悟的。

禪又是直指人心，於日用中，透過相見性，不爲相所轉。識得一切事物，任何相用，俱是性的顯現，心的妙用，只利物之用，而不爲物所用，即爲明心見性。悟後須勤修五蓋，即財、色、食、名、睡，不受一切受，自然水到渠成。

淨土宗法門深廣，普被三根。經云：「欲淨其土，先淨其心。隨其心淨即佛土淨。」修淨土者，應時時觀照心念，或用念佛觀或用淨土莊嚴和阿彌陀佛像作觀，更或觀自身即彌陀等，不令攀緣住著。才有念起，即凜覺轉空，或提起佛念，化去妄念，不使相續。即所謂「佛號投於亂心，亂心不得不佛」，久久專注，努力用功，功夫純熟，能所雙亡，彌陀真性，灼然現前，親見法身，即當下現生淨土，所謂「花開見佛證無生」就是明心見性。

密宗是末法時代度生最方便、最完備、最當機的法門。它從體到用，從小到大，由淺到深，由末到本，樣樣具備，無不完善。並以「大日經」與「金剛頂經」爲依據，立十種心，統攝諸教，建立曼荼羅，身、口、意三密相應，即凡成聖。密法直證無相心源，是簡易妙法。心中心密法，以六印合一咒，三密加持，心念耳聞，意不外馳，一線連綿不絕，心澄志凝，安然入定，就是明心見性的基礎。

天台宗修習止觀法門也是明心見性的一個途徑。「止」是盡可能地止息妄想分別，以一念代萬念，達到「心一境性」的境地。「觀」則是盡可能用觀照的功夫，看住念頭，從道理上達到「心一境性」的境地。依止起觀，止觀雙運，就能證入空性，獲得本來智慧。

還應當指出：明心見性是入道的階梯，並不是學佛的頂峯。悟後才能真修，用功更得力。不論參禪、念佛、學密、修止觀都要經歷明心見性這一歷程，正如「楞嚴經」說：「理屬頓悟，乘悟併銷；事非頓除，因次第盡。」但殊途同歸，依悟而修，再接再厲，都能循序而進，成就無上佛果！